

悬疑推理系列

THE MOCHE WARRIOR

如楼兰古城一样湮没在茫茫大漠的莫切文明，
它那雄伟的金字塔建筑神庙，
用活人“武士”献祭的风俗，巧夺天工的精品器物，
吸引着考古学家和盗墓贼，他们将目光同时锁定在尘封的古墓。

集侦探、悬疑、推理于一体的全球畅销小说
考古专家讲述充满异国情调的惊险之旅
现代谋杀与古老传说交相呼应的完美展现
足不出户享受冒险刺激的最佳选择

莫切武士之谜

《鬼吹灯》 西方盗墓文学原型首度登陆华文市场

【澳】琳恩·汉弥尔顿/著 张静/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THE MOCHE WARRIOR

莫切武士之谜

THE MOCHE WARRIOR

【澳】琳恩·汉弥尔顿/著 张静/译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京权图字:01-2008-3494

© Copyright 2008 The Moche Warrior 2008 由贝塔斯曼亚洲
出版公司转授权,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切武士之谜/(澳)汉弥尔顿著;张静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2008. 8
ISBN 978-7-80228-746-4

I. 莫… II. ①汉…②张… III. 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6412 号

莫切武士之谜

出版策划:精典博维

作 者:(澳)琳恩·汉弥尔顿

译 者:张静

责任编辑:陈黎明

封面设计:门乃婷工作室

内文排版:楠竹文化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x@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10)68996306

印 刷: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0×1092 1/16

印 张:14.5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8-746-4

定 价:29.8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言

伟大的武士就要离开我们了。战争停止了，肉搏战也平息了。曾几何时，牧师们在庄严的宫殿里，拜在胡瓦卡^①的脚下，念着咒语，让神圣的血流入圣杯，而这一过程将不再重现。战败的俘虏们屈辱地赤裸着，脖子上套着锁链，在武器的抽打下，身体扭曲不已，双手反剪游行的场面也不复再现。现在另一场仪式正在上演，刽子手还没动手，其他人都俯身屈膝。

伟大的武士就要离开我们了。牧师们已经准备好了皇室陵墓，陵墓深深地陷入胡卡瓦中。修建陵墓的横梁和椽早已选好，他们从城外运来砖块，把陵墓围了起来，每一块都带有做砖人的标记。现在，该是我们为莫切开始伟大旅程的时间了。

伟大的武士就要离开我们了。即使失去了他，即使没有保护我们的咒语和仪式，我们还是会勇往直前。失去了他，山间的流水会改道而驰，谷物会枯萎成一堆尘土，大海中的鱼儿也会消失不见。我们必须举办这个伟大的仪式送他上路，我们必须马上挑选新的武士。

① 古秘鲁的印第安原住民所尊崇的一种神物。——译者注

蜥 蜴

1

“地上和水中的生灵们，你们真是不幸，恶魔就要降临在你们身边了，”一个男人高举双臂怒吼着，眼睛凝视着远方。

“神意，12: 12，”我对自己咕哝说。要知道到这已经是第三天了，住在隔壁的这个疯子邻居，三天前就开始在我这个名为格林哈尔 & 麦克林塔奇的商店前四处转悠。这三天以来，我已经听了好多遍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然而他的预言并非基督教的圣经，而是反复强调雪莱的一首诗《奥西曼德斯》，他引用《奥西曼德斯》一诗中讲述奇迹的部分对自己的工作和绝望之情进行强烈的抨击。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谢莉和神的旨意更糟糕的事情了。

“神意，12: 12，”他嘟囔着。至少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满意，那就是他说的关于预言启示之类的东西，又让我上了一课。

“开始是一场可怕的大火，”他对一群围在自己周围的游客说，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围在四周的人小心翼翼地从他身边缓缓走开。这也不能怪他们，他满身灰尘，头发蓬乱，眼中充满了极端狂热之情。“而且我看到了，那是一片交织着火焰的玻璃海洋。”他继续说道。

我知道，神的旨意又要来了。

“神意 15，第二篇，”他拖着长长的尾音朗诵道，“然后，人类就会灭亡。罪恶的报应就是死亡。”

“《罗马书》^①6:23,”我忍不住说道。这个男人向我走了过来,尽管我对这个社会无法治愈精神上的疾病而心怀不满,对他也满怀同情,但不管怎么样,他把我的客人都赶走了。现在是旅游旺季,街上的游人遇到这种麻烦毫无疑问会远远躲开。我绕过街头跑了起来,希望在他看到我之前,能赶紧穿过街道回到我自己的店里。如果他看到我了,等待我的会是《便西拉智训》。^②

“与女人的邪恶相比,其他的邪恶都是那么渺小,”他大声叫道,最终把目光停在了我身上“《便西拉智训》25:19。”

我后退了一步,然后赶紧从他身边跑了过去,顺着商店门口的台阶往上爬。

“这是你的过错,”他尖声叫道,指尖直指向我。直到我爬上最后两个台阶,冲进店里关上门,在此期间,他的目光就没从我身上移开过。天平明显向珀西·毕施·雪莱倾斜了。

当我躲进屋里时,莎拉·格林哈尔叹了口气,问我:“你没事吧,劳拉?那个讨厌的男人又在搞什么鬼?”

“我怀疑他疯了,”亚历克斯·斯图尔特说。亚历克斯是一个退休的水手,住在隔壁,是我们店里不可或缺的帮手。他接着说:“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是太平盛世,所以得给我们来点的恐怖感。你们看过报纸没有,全世界的人对与天堂有关的迹象和其他一些事情都会焦躁不安。显然那些人觉得所有的征兆都说明一点,人类会被洪水淹没这个结局一定会应验。”

“我只希望他另找一条街道,向别人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对于我们的生意来说,他简直是个瘟神!不过我不愿意叫警察,毕竟他还是挺可怜的。”

尽管那个男人有点疯狂,但我现在回想起来他说得有道理,也许从严格的年代顺序来说并非如此。火灾并没有发生,但躲在储藏室的那个男人却死了,死于谋杀。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恶魔和他在地上的党羽就游走在我们周围,而且在这段时间,恶魔一直在伤害着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他的存在。我的确得为自己的罪行承担一定的责任,因

① Romans,《罗马书》,是《圣经·新约》中的一卷。

② Ecclesiasticus,杜埃版《圣经》中的《便西拉智训》,亦译《德训篇》或《次经传道书》或《耶稣智慧书》。

为在一定程度上,此后发生的所有事,都是因为我没能控制住自己暴躁的脾气。

杂乱无章的传奇故事就这样,我的商店被捣毁拉开了整个事件的序幕,至少在警察的档案卷宗中是这样记述的。在这次事件中,我的商店几乎被烧成了废墟。但是在我看来,这个故事要追溯到好几个月前,要从莫德·麦肯锡的死说起。

莫德是一个住在约克维尔的古怪女人,格林哈尔 & 麦克林塔奇商店也在约克维尔境内。莫德和她的丈夫富兰克林经营一个特殊的小店,店名叫珍奇老店,里面出售各种各样的小东西,天知道,就是一些古董,还有一些破烂货,夫妻俩住在商店的楼上。据我所知,莫德和富兰克林几乎时时刻刻都呆在自己的店里。这家店所在的房子原本属于莫德家族,后来莫德家卖了房子搬走了,过了好长时间,莫德和富兰克林才把这所旧房子给买了回来。当约克维尔还是个破旧的小城区时,这对夫妻就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他们亲眼目睹了这座城市成为六十种文化的汇聚之地,一开始,最好的咖啡屋和民歌歌手都出现在这座城市,但随着时间的日积月累,这六十种文化逐渐露出了丑陋的面目,毒品交易也现身街头。之后,约克维尔再次复苏,成为奢侈消费之地,但夫妻俩还像以前一样继续经营自己的小店。

他们还是一个民间商业协会的创立者,说是一个社交俱乐部更为贴切一些。我们这些店主中有几个人也是这个商业协会的成员,大家每周在米尔咖啡屋聚会一次,我们称这种聚会为街道集会。我们一起商量圣诞节如何进行装饰,一起出钱在城里打广告,一起处理一些恶意破坏公共财产的行为,还有其他一些日常事务。但我们还是喜欢闲谈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谁大病初愈了,谁要外出做生意了,谁要搬到附近住了等等。几年前,我和丈夫克莱夫还没有分开,为了和他离婚,我迫不得已卖了商店,我敢确定,那段时间我一定也是大伙议论的焦点。我们监视着这条街的一举一动,这似乎都成了我们的生计,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我们是一个紧密的小团体,所有人都是朋友,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这些人从事的生意并不完全相同,因此我们都不是直接的竞争对手。我们中有一个时尚设计师,一个书商,一个理发师,一个手工艺商店的老板,我有一个古董家具设计商店和一个亚麻用品店。我们也不会排斥新来的人,我们通过不记名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接纳新人,但是投

票的方式大家也不常用。

富兰克林去世之后，莫德还一直经营着自己的商店。我们根本不知道她的生意怎么样，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要好。毫无疑问，如果去她的店里仔细挑选的话，还能找到一些珍品。但是富兰克林死后，店里就再也进过什么新商品了。

就像莫德自己说的那样，她开始变得“腿脚不灵便”了，这时，咖啡集会就转移到她的店里了。大家都会轮流带一瓶咖啡和一些小甜饼去。但是没过多久，有一天莫德的商店没有按时开门营业，于是我和朋友莫伊拉就跑去她的店里，想看看她到底出了什么事。结果发现喜欢谈论“符咒”的莫德正躺在通向二楼房间的楼梯拐角处，验尸官的结论是莫德不小心从楼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脖子，头骨骨折。

我和莫伊拉看着躺在地上的莫德，都觉得以后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看到这位邻居了。

但有一件事却让我们跌破眼镜，莫德和富兰克林的积蓄比我们猜测的要多得多，那是相当可观的一笔钱，实际上，有一百多万美元，还不包括房子和店内货物出售所得的收入。那笔钱最后捐给了一个慈善机构，而那座旧房子和店里的东西则留给了他们远在澳大利亚的侄子，我们从没听说过他们还有这样一个侄子。此外，让我们高兴的是，还有一部分成为我们咖啡集会（我们私底下都这么叫）的基金。只要条件允许，我们会每年聚会一次，大家一起去喜欢的餐厅吃顿午餐。

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家谈话的焦点几乎都集中在富兰克林和莫德身上。

商店的开门时间还没到，莫伊拉顺便过来喝杯咖啡，我大声问道：“你们觉得那些钱是从哪来的？”

“投资呗！”莫伊拉大胆地说，莫伊拉是我们当地美容沙龙的老板，“现在回想起来，莫德总是在楼上的书桌前办公，处理的好像是债券之类的东西，”她一边说，一边用她精心修剪的指甲轻轻敲着桌子。

“但是你也得有钱去投资啊！”我回答说，“依我的经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没什么发展前途。”

“他们可能就是在这方面比我们强，”莫伊拉说。因为她也是个成功的女商人，所以别人都觉得她非常大方。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我把自己的商店四处打量了一番，我觉得自己的商店还非常不错，有那么一会儿，我对自

己的那段生活还挺满足,而我对自己的未来也非常心满意足。确切来说,我从事的事业可能并不是什么刺激的事,但却很稳定。我和莎拉两个人一起合作得还不错。她让我管采购的事,所以,为了采购,我每年有四次机会进行长时间的采购旅行,可以去我喜欢的地方。而莎拉天生就是个会计,她负责把商店管理得井井有条。我们给那些回头客编了本花名册,因为有了这些重复购买的顾客,我们度过了那段萧条的日子。

在我看来,我的生活非常愉快。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我自己一个人生活,虽然我非常喜欢我生命中的前一个伴侣,他名叫卢卡斯·梅,是一个墨西哥考古学家,虽然偶尔我还是不得不抵制住诱惑,尽量不给他打电话,尽量不乞求他回到我身边,但我对自己的独身生活很满意。

只要有时间,我常常会与莫伊拉这样的朋友聚到一起。此外,每周有一天晚上,我都会去多伦多大学上一节课,课程内容往往是有关古代历史或语言,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些课程与我的经营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我对这些课感兴趣。很早之前我就意识到我当不了学者,但是我喜欢对众多的事物能知之一二,特别是我去采购东西的地区,我希望能了解这些地方的历史。

我是一对年轻的马耳他夫妇的监护人,他们住在加拿大,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叫安东尼·法鲁吉亚,他学习建筑学。我和一个朋友罗布·卢卡兹共同承担起监护的职责,他是加拿大皇家骑士护卫队的一名警官,我是在一两年前提在马耳他认识他的,并且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年轻的法鲁吉亚一家住在罗布家的一个地下室里,罗布和他的女儿珍妮弗,还有他的搭档芭芭拉共同生活在这幢房子里。我有时会去看望法鲁吉亚一家,每个月我都给安东尼的妈妈打一次电话,让她报告一下情况。此外,周日我去镇上的时候,就会和安东尼及他的妻子索非亚,还有罗布一家一起吃顿饭。

莫伊拉打断了我的思绪,她问道:“那你觉得莫德的那些破烂东西会怎么处理?”

“她那个澳大利亚的侄子对那些东西一点也不感兴趣,”亚历克斯插了一句,“他会把房子卖掉,房子里的东西也会被莫尔斯沃斯 & 考克斯拍卖行拿去拍卖。”他提到的那个拍卖行非常有名。

“那如果按你这么说来,亚历克斯,这估计是真事儿了。”莫伊拉

笑着说，“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得来的消息，不过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事后证明亚历克斯说的也并不完全对。没过多久，那处房产外面就贴上了“待售”的标记，几乎在同一时间，有人把这栋房子抢先买走了，这个人是本地最大的房产所有人，也是最大的房东。没过多久，那所房子就开始进行装修，打算日后出租。至于租给谁，房东并没有说明。这间房子是高档的租住用房，这样的房子真让人激动不已。但关于这所房子，他始终没有向我们透露太多的内容。我们都希望能到房子里去看看是什么样子。巨大的板墙把这个装修工程围了起来，我们越是想看看里面的样子，却越看不见。连亚历克斯·斯图尔特也搞不清楚到底这所房子的新租客会是谁。

不久，伴随着轰鸣的巨响，板墙被推倒了，商店也壮观地现身眼前。标签上注明的是“克莱夫·斯旺，设计师，古文物研究专家”。我的前夫，那个卑鄙小人竟然在街对面开了一家店，和我竞争！

从那一刻起，我舒服的小世界开始支离破碎！

“我的天哪，有种男人是很难摆脱的！就像脏衬衫似的总在你周围打转！”莫伊拉惊喊道。

“真是倒霉，”我抱怨道，“我的事业才刚迈出了第一步。”我这么说其实是多此一举，因为莫伊拉对这一切无所不知。但不管怎样我都得说两句，“他之所以能开这家店，就是因为我太笨了，我嫁给他的时候，给了他一半的财产。他真是个蠢货，后来我们离婚时他坚持要我卖了这间商店，分给他一半的钱。我倒是运气不错，后来和莎拉合伙，又把商店买了回来。他现在跑回来又想干什么？竟然还在街对面开店！”

莫伊拉同情地叹了口气说：“他一定有一种能力，能让女人们都为他着迷，是不是？开始是你挑中了他，然后又把他扫地出门。所以他又另找了个女人，名字叫什么来着，斯莱斯特，看看，那个女人给他买了间商店。”

“我觉得他不会对你构成多大的威胁，亲爱的，”莫伊拉继续说，她称呼每个人都是亲爱的，“毕竟他这辈子都没老老实实在地工作过一天，现在可能老实吗？”

我觉得也是。克莱夫是一个杰出的设计师，我们曾经是很美满的一对。但就算天才也不会注意到他的本性。不久我们便结婚了，作为结婚礼物，我把商店一半的所有权分给了他。从此，他开始每天斜靠

在旅馆的台球室里,和那个来自比克尼斯的年轻女子眉来眼去,而我为了买到最好的木雕,在一条陡峭的山路上推着一辆租来的吉普车,要不就在蒸笼一样的仓库里,汗流浹背地和客户代理商讨价还价。

事实上,莫伊拉说的对,克莱夫不喜欢工作,但是他却和一个叫斯莱斯特的富婆结婚了,她拥有的财产可以多到雇人为他工作。我很想对克莱夫不屑一顾,我向莎拉保证,克莱夫绝对不是个问题,但莎拉肯定已经明白过来,过去那段日子里她所做的一切已经让自己卷入了这场战争。

事实上,只要他下定了决心就会努力工作。当我们离婚时,他确实是一个强大的对手。我无法想象,他一定是个巨大的威胁。我曾经爱过他,我们的婚姻维持了十二年。他的名字出现在街对面那高雅的金色信笺标语上,时刻提醒着我,在某种程度上,自己的人生缺陷几乎都是由于自己的失败所致,就像我失败的婚姻和克莱夫的勇敢一样。

我尽量露出笑脸,努力像以前一样过日子,关注着生活中的细节和日常事务。我计划下一次旅行去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然后处理上一次从墨西哥运来的货物。出于社交考虑,和往常一样,今年每周日还是要去罗布家吃饭。我和索非亚、珍妮弗会坐在后面的露台上看罗布和安东尼做烤肉野餐,而芭芭拉则在旁边优雅地递上餐前开胃点心,然后把花瓣沙拉和其他我几乎辨别不出来的东西拌在一起。芭芭拉是一位非常自信的金发女郎,她扎着马尾辫,体态优美,很会料理家务,玛莎·斯图尔特常对此惊嘘赞叹。

还有那个要对莫德的财产进行拍卖的莫尔斯沃斯 & 考克斯拍卖行,我会去那儿看看能不能买点能在我店里出售的东西,再买一两件莫德和富兰克林的私人物品作纪念。我让亚历克斯帮我留心拍卖通知。

亚历克斯帮我拿回一份物品目录。那天,我正在重新整理陈列橱窗,告诫自己不要老盯着街对面克莱夫的商店,而亚历克斯却在那儿细细阅读那份待拍卖的物品目录。

“看看,咱们能在里面找到什么东西?”我听见他在那儿自言自语,“你来看看,劳拉,这个东西咱们想要吗?”

我匆匆扫了一眼那份目录,然后笑着说:“科德角^①风格。干得不

① Cape Cod,科德角,是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港湾城市,景色秀美,旅游业十分兴旺。

错,亚历克斯。要是我,肯定不会注意到这件东西。”

“吉恩·伊薇斯会喜欢这东西吗?”他回答说,“要想拍到这个东西,你最好早去点。”

“这个东西”是即将与莫德财产同一天拍卖的一套六只玻璃高脚杯,大约是19世纪80年代的东西,属于科德角风格。而我们谈论的吉恩·伊薇斯,他全名叫吉恩·伊薇斯·拉桑德,是一个法国演员,十年前曾在好莱坞拍过一部电影,然后在美国纽约州的北部买了一座农场定居下来。几年前,当克莱夫和我还共同生活工作的时候,我认识了他,那时吉恩·伊薇斯正在镇上拍电影。

他慢悠悠地走进商店,当时店名还叫麦克林斯旺商店,之后他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那是他第一次来这儿,买了一面漂亮的古董镜子和一个古董柚木衣橱,我把这两样东西通过水运送到了他的农场。从此以后,只要他来镇上就会到我的店里来转一转,而且几乎每次都要买点东西。有一次他来到店里,我卖给他一张从墨西哥弄来的橡木雕花餐桌,这张餐桌非常大,还有十六把配套的椅子,椅子上有非常精美的雕花,皮制椅垫虽然已经用旧了,但仍可看出做工非常考究。

当时,他开玩笑说不知道拿这张大餐桌怎么办,只有找到同样风格的古董高脚玻璃杯才能派上用场,于是,他开始收集科德角风格的玻璃杯。虽然我对北美压制的玻璃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他是一个很好的顾客,而且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于是我开始查找这种东西。后来我发现压制这种玻璃杯的模子一般都是从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传过来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加拿大的伯灵顿玻璃作坊生产这种风格的杯子。

了解到这些信息后,我在多伦多城外的一个遗产出售点找到了一只玻璃高脚杯,然后我把这只杯子作为一份小礼物,和他从店里买的另一件物品一起用船运给了他。不出所料,他兴奋地浑身颤抖。他接受了这份礼物,但却坚持说,如果我能够多找几只,他会付钱买下来。后来我碰巧又找到两只,而他自己也找到了一只,所以现在他有了九只杯子,还差七只。而现在莫尔斯沃斯 & 考克斯拍卖行的物品目录上又出现了六只。吉恩·伊薇斯一定会很高兴的。

拍卖那天,天气又闷又热,我满怀欣喜和期望走进了令人敬畏而又凉爽的拍卖行。通常我不会在拍卖会上买很多东西;我买的大部分东西都是直接从工匠手里购得的,或者从世界各地的代理人和搜集者

手里购买。但是拍卖能给人最刺激的感觉,也能激起我们大部分人的竞争情绪。

莫尔斯沃斯 & 考克斯拍卖行的外面镶嵌着带有古代花纹的薄板,与人们的竞争激情遥相呼应。这是一家古老的英国公司,大约成立于150年前,当时该公司把珍宝从遥远的帝国运到伦敦,自豪地展示带有花纹的盾牌,这是该公司向王权和女王,以及少数其他皇室成员所提供的物品。这家公司在几年前将业务扩展到北美,并在纽约、达拉斯和多伦多成立了拍卖行。多伦多的拍卖行在国王街上,离高耸的银行大厦仅隔一两个街区。在莫尔斯沃斯 & 考克斯拍卖行所在的这座现代大教堂式的会议室里,人们可以找到许多精美的物品,在这里,财富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从外面看上去,这座建筑物非常朴实,除非清楚地告诉你方位,否则,你很容易与这所建筑擦肩而过,安静优雅的大门旁只有一片颜色柔和的青铜板暗示着建筑里藏有的内容。

这个地方还保留有一丝大英帝国的味道,房子精心修葺过,而且总是让我回想起在英国统治下的那段岁月,在我的想象中,印度的英国俱乐部就是这个样子:有许多棕榈叶,巨大的百叶窗把骄阳和酷热挡在了窗外,磨光锃亮的黄铜制品,乌黑的木头,古旧的皮革座椅,锈蚀的黄铜盘中放有半透明的中国瓷质茶杯,茶杯里盛有强劲的深色茶水——可能来自阿萨姆邦^①,昂贵的雪茄散发出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久久不散。

来访者摁响门铃,等待开门,进去后在会客室里稍作休息。中央大厅的两边各有一间会客厅,会客厅里的墙壁涂成了墨绿色,地上铺的是东方地毯。和以前参加拍卖会一样,我快速地打量着房间,看看除了我想要的那几件物品外,还有没有别的更吸引我的东西。我发现了莫德的东西——我想要的那对纯银镜框,店里需要的三对铜质的旧烛台都摆在这里。

在第二间屋里,我找到了玻璃高脚杯,我拿起来看了看。最近,压制的玻璃杯非常有收藏价值,价格也高得离谱,不可避免会出现赝品泛滥。这几只玻璃杯看起来还不错,当然还有莫尔斯沃斯 & 考克斯

^① Assam,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部的一个邦。

拍卖行的拍卖执照作为信誉保证。这些玻璃高脚杯的最低出价是175美元,价格还算合适。吉恩·伊薇斯准备为每只玻璃高脚杯支付50美元,这就给我留下了一些可以灵活掌握的空间。

按照我常用的拍卖策略,在这些我非常希望得到的物品上我会尽量少花时间和精力,而把时间都花费在观察那些我不想要的东西上,我刚注意到那组皇家道尔顿工厂制造的皇家瓷器,结果这组瓷器立刻就被某某公爵买走了,据代销商称,要去公爵城堡参观的不是别人,正是维多利亚女王。我不知道用这种温和的借口能达到什么目的;我无法想象,有人会因为看到我正在关注某件东西,就出高价把这件东西买下来,可能是对我偶像崇拜吧。

在莫尔斯沃斯 & 考克斯拍卖行,买东西的人都要求登记注册并建立信用记录,一旦买家用行为证明自己的信用达到一定的标准,就会发给他一个编号,并用这个编号牌来举牌竞拍。在莫尔斯沃斯 & 考克斯拍卖行大声叫喊会让人觉得很不得体,想出价的人只需要单手举牌即可,如果有必要的话,这个牌子上可以标明数额,但要尽量以优雅而威严的方式出价。

我早早地就找了个常坐的座位坐了下来,我通常会坐在靠后一排的正中间,观察那些在我前面就坐的人。通常可疑的人都坐在我前面——大概有十几个交易商,其中有一两个我知道他们的名字,其他的只是面熟而已。当我看到莎伦·斯蒂尔时,我有些失望。她也是一个经销商,在皇后西街有家古董店,专营旧玻璃器皿,我估计她对那些玻璃高脚杯也会感兴趣。我还看到几对雅皮士阶层的夫妇,一两个阿拉伯商人,还有几个看起来明显很富裕的中国人。我还看到了厄尼,他是一个年迈的绅士,每次我来这个地方参加拍卖会都会看到他。还有一些人我从来都没见过。

有一个男子看起来非常与众不同,我以前也从未在这里见过他,不过倒也没什么意义。我之所以注意到他,是因为他看起来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他中等个头和体形,皮肤较黑,领口和袖口都有点破旧,鞋子也有点磨损,浅灰绿色的西装泛出点点亮光,也许只有这身打扮吸引了我的注意。他看起来很紧张,要说他有什么异常的话,只能说很鬼祟。他一直把两只手放在口袋里,眼睛不停地四处打量着房间,舌头会快速地从嘴里吐出来,然后又很快缩回去。因为这种非常不好的习惯,我给这个陌生人起了个绰号——蜥蜴。

按我当时的估计,当拍卖会开始时,那个“蜥蜴”会离开,但他并没有那么做。事实上很显然,他通过了考察,因为他手里有一面牌子,编号是九,他靠右坐,在我前面相隔不远的一排。

莫德的镜子和烛台是待售的第三件和第四件物品,而高脚玻璃杯排在第十。刚开始那几件物品叫价竞争很激烈,但我对莫德的财产没什么竞争激情,而且以我觉得很满意的价格拍到了那些镜框和烛台。然后我坐着休息,等候高脚玻璃杯的拍卖。莎伦·斯蒂尔到现在为止没有参与竞拍任何东西,所以,我猜她也在等那些高脚玻璃杯。我知道她出价非常保守,因此,按理来说,我有机会拿到我想要的东西。

莎伦的编号是十八,而我的编号是二十三。当高脚玻璃杯开始竞拍时,一开始是最低出价,几个人相继加价,但是当价格上升到 230 美元时,只有我和莎伦还在竞争。拍卖人在我俩之间进行拉锯战,直到莎伦出价 300 美元。这是吉恩·伊薇斯出价的上限了,但是我还是超过了她,出价 310 美元,希望能够结束这场争夺。但争夺还在继续,莎伦似乎也非常想得到这些漂亮的東西。到了现在,我不得不在心里计算,如果我要得到这几只玻璃高脚杯,会损失多少钱。吉恩·伊薇斯是个不错的客户,甚至可以说是个伟大的客户,而且最近生意还算不错。但是莎拉和我也不会因此发大财,按她的说法,就算是生意好的月份,我们也就差不多能付起月租。

从另一方面来说,她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她害怕有什么损失。出价已经达到 400 美元了,有那么几秒钟,我觉得自己已经丧失了勇气。但令我和莎伦都很吃惊的是,后面较远处有个人将价格抬高到 450 美元,拍卖槌也落了下来。“三十一号中标。”拍卖人说道。

我坐在座位上,失望不已,这时后面传来一个我实在不能再熟悉的声音:“我想吉恩·伊薇斯对这些玻璃高脚杯会很满意,你觉得呢?”那个声音亲切地问道。

克莱夫。我转过脸,发现我的前夫坐在我的正后方,脸上挂着一副自鸣得意的表情。他的衣着很优雅,好像是阿玛妮牌的,时髦的金丝边眼镜,还有看起来很奢华的发式。不出我的预料,莫伊拉也猜到了这点。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满地问他。当我说话时,他抚摸着自己的小胡子,那副姿态让我立刻回想起当年,我曾经深深地为之倾倒,但是现在,那副样子只会让我愤怒。